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甘七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門第五子攝頌曰

旃荼蘇陀夷 大衣暫時用 師謨婆蘇達

取鉢已物想 阿市多護月 賊想取白衣

此頌與廣釋盜戒不異故更不出尋彼可知

第四門第六子攝頌曰

猪蔗多羅果 毛毯黑喜還 安置刀子針

不用瑠璃器

緣處同前時當僉歲有竊盜者偷得他猪往

闍林中殺而噉食骨及頭蹄棄櫟而去六衆

常法晨朝起已昇寺閣上四方瞻顧若遙見

有烟羣鳥亂下即便相命若往觀看既見闍

林烟揚鳥下遂相告曰難陀邬波難陀彼處

定有可取之物我等宜往或有所得至彼便

見猪骨頭足共相謂曰糞掃之物斯爲足矣
可煮而食即便自煮是時猪主尋蹤遂至見

其煮肉報言聖者著大仙服作此非宜報言

賢首若我得作殺生事者豈可不能取好麋

鹿上妙之肉而充食耶何容取此猪骨頭足

自煮而食有人盜得好肉已餐餘骨頭蹄是

他所棄充糞掃物於我何辜彼言聖者然出

家人不應作此可惡之事苾芻白佛佛言不

應如是取糞掃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盜者取他甘蔗中間食訖根

梢棄去六衆行見遂相告曰尊者多有糞掃

物可共收將即便收取時甘蔗主尋蹤來至

見彼六衆共收殘蔗報言聖者著大仙服爲

非法事答言賢首若我得爲偷盜事者豈可

不能取好甘蔗隨意噉食而復取他所棄之

物然此甘蔗有人盜來食好棄惡我等收取
斯有何過彼言聖者此譏嫌事非出家人之
所應作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如是取糞掃物
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盜者取多羅果往闍林中好

者選食惡者棄去六衆因行見此遺物事同
甘蔗乃至被俗訶責苾芻白佛佛言取者得

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市賣香童子有好毛毯
極生愛樂不同餘物後因染患雖加醫療無
効將終遂集諸親告言我亡之後勿以火焚
將此毛毯纏裹我身棄於林野現在諸親共
安慰曰汝不須怖豈遭病者並悉身亡不久
之間自當平復然命盡難留奄然氣斷由於
毛毯生重愛故捨命之後生大癟鬼中時彼

親族以五色彩粧飾喪輿毛毯纏屍送至林
處苾芻見已告屍林苾芻黑喜曰具壽有賣
香人因病身死以好毛毯用裹屍骸棄在林
內是糞掃物可往取之彼便疾往詣屍林所
取其毛毯時彼非人即便起屍堅捉其毯作

如是語聖者黑喜勿取我毯凡屍林人多有
胷膽便報鬼曰癡人汝由愛毯生餓鬼中今
更欲往捺洛迦耶汝今宜放黑喜愛著共鬼
相爭以脚踏之強牽而去往逝多林時彼屍
鬼更增瞋恚隨逐不放報言聖者還我毯來
彼不採錄便入寺中然逝多林多有天龍藥
叉諸大神祇之所守護此鬼薄福不敢前行
於寺門前啼吠而住佛知故問阿難陀曰何
意門前非人啼泣即白佛言有黑喜苾芻取
彼毛毯佛作是念看此非人深生愛著若不

得毡必嘔熱血因即命終告阿難陀曰汝即宜去報彼黑喜還非人毡若不與者嘔血而死既與毡已令使前行到彼林中報言汝卧後以毡蓋時阿難陀宣教語彼黑喜苾芻廣如上說乃至後以毡蓋黑喜聞已告阿難陀曰如佛所教不敢違越即報鬼曰愛毛毯者可在前行至林道卧隨言即卧以毡蓋上時彼非人便以脚踏黑喜苾芻喜有大力僅得免死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隨宜輒取屍林處衣亦復不應作如是與若取衣時從足向頭若與衣時從頭向足苾芻當知屍林處衣有五過失云何爲五一惡彩色二臭氣三無力四多風五藥叉所持若其死屍身無瘡處不應取衣聞佛制已六衆即便將狗而去不信見譏問言聖者仁將犬去向彼空林豈

殺畜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將狗隨去便以刀傷損而取其衣佛言不應如是若有蟲蟻損傷身者後當取衣彼得衣已隨便即披佛言不得即披可七八日置叢林中待風日吹曬已然後浣染方可披著即披入寺旋禮制底苾芻白佛佛言屍林苾芻所有行法我今應制屍林苾芻披死人衣不得入寺不禮制底若樂禮者離一尋外不受用僧房及牀敷等不入衆坐不爲俗人宣說法義不往俗家若有緣須至者應立門外主命入者答曰我住屍林若言我今獲大福利幸蒙聖者勝杜甘七多人來過我舍聞如是語即應入舍不坐牀座若喚坐者答曰我住屍林若說難遭即應爲坐勿致疑惑屍林苾芻不依教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所有刀針隨處安置被
垢所損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隨處安置應安
針氈苾芻不解如何當作佛言應用氈片或
於布帛炙黃蠟拭方裹刀針即不生垢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彼先停貯假

瑠璃器有尼渴逼欲求水飲詣彼尼所問言
聖者我爲渴逼與瑠璃器欲將飲水報言此
即是器汝可持用用時墮地便破後於異時
吐羅難陀憶所借器即從彼索還我器來彼
言聖者手執不牢墮地打破別造當還答言
與我舊物如是多時故相煩擾告諸苾芻苾
芻白佛佛作是念尼於瑠璃器飲水有如是
過故尼不應於此器中飲水敢食若受用者
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七子攝頌曰

廿七

五

寺中應遍畫 然火并洗浴 鉢水不蹈葉
連鞋食不應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施園之後作如是念若
不彩畫便不端嚴佛若許者我欲莊飾即往
白佛佛言隨意當畫聞佛聽已集諸彩色并
喚畫工報言此是彩色可畫寺中答曰從何

處作欲畫何物報言我亦未知當往問佛佛
言長者於門兩頰應作執杖藥又次傍一面
作大神通變又於一面畫作五趣生死之輪
簷下畫本生事佛殿門傍畫持曼藥又於講
堂處畫老宿苾芻宣揚法要於食堂處畫持
餅藥又於庫門傍畫執寶藥又安水堂處龍
持水瓶著妙瓔珞浴室火堂依天使經法式
畫之并畫少多地獄變於瞻病堂畫如來像
躬自看病大小行處畫作死屍形容可畏若

於房內應畫白骨髑髏是時長者從佛聞已禮足而去依教畫飾既並畫已時有不作意必芻隨處然火烟熏損畫苾芻白佛佛言我聽苾芻作然火堂若有須者於此然火非於餘處作者得越法罪時有病人要須然火於房簷下不敢輒然佛言可寺外或寺中庭然待烟盡方持火入

緣處同前苾芻於簷下洗浴濕損壁畫佛言不應爾可於寺內近一角頭面向佛像而爲澡浴或可別作洗浴之室室中有泥佛言安輒應爲水竈若有不淨時時洗決或近水渠爲澡浴事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婆羅門其子遇患至醫人所問言我子有如是病幸爲處方其人信敬報言仁可向聖衆處乞取鉢水用洗身

形必當得差時婆羅門聞已便去往給園中六衆在門鄖波難陀見婆羅門報言善來何現遲遲猶如初月彼言畔睇聖者我實希來今幸相見若數來者仁生賤心問曰仁何故來答言聖者我子病重往問醫人彼言可乞聖衆鉢水洗得病除我故來乞幸願施與鄖波難陀報言且住我爲取水即便入寺食已洗鉢取殘飯炒菜餅果雜葉以水和攪持出寺外報婆羅門曰此是鉢水汝可取用彼言聖者我兒寧死豈能將此不淨之物用洗身耶鄖波難陀曰如汝信心堅固成就其子亦應得病瘳損時婆羅門深生輕賤苾芻白佛作是念由將惡物置在鉢中有如是過是故我今告諸苾芻不以惡物置於鉢內若有作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授他鉢水所有行

法我今當制先可三遍淨洗其鉢盛水滿中
以佛經頌呪之數遍然後授與若不依者得
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每食歟時替鉢之葉便
以脚蹈俗旅見譏沙門釋子實不清淨安鉢
廿七之葉脚蹈而食必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蹈
葉而食作者得越法罪

佛在廣嚴城時有苾芻著華屣食俗旅譏云
沙門釋子食不清淨佛言不應如是著華屣
食作者得越法罪時諸病人脫去華屣食便
增病佛言若病人可脫華屣踏上而食

第四門第八子攝頌曰

無鉢度大賊 安居無依止 五年同利養

負重不應爲

緣在室羅伐城鄖波難陀度一弟子無鉢可

與衆人食時各自洗鉢置於淨處出行禮塔
新出家者見鉢便念此有開鉢我今將去食
後當還即便欲取上座阿若憍陳如鉢餘人
報言具壽此是尊者鉢汝不應將復更取餘
尊者馬勝賢善等鉢苾芻問曰汝無鉢耶答
言我無誰先無鉢度汝出家答曰邬波駄耶
邬波難陀與我出家苾芻譏除彼惡行誰
不與鉢令他出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無鉢
與他出家作者得越法罪凡欲與他爲出家
者先當與辦所須六物三衣敷具鉢及水羅
具壽邬波離請世尊曰知其無鉢與受近圓
成近圓不佛言成受衆得越法罪時有苾芻
以其小鉢或絕大鉢或以白鉢與受近圓成
近圓不佛言成受衆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大賊偷他物時主既覺已棄

物逃走往逝多林道行既困止一樹下掌頰而住時鄖波難陀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於路見賊問汝何人答曰我是貧人問言若爾何不出家答曰說我情事方論出家我是大賊誰當攝受答曰世尊教法慈念爲廿七

先誰不悲憐共相引接汝須發意我與出家善哉聖者我今出俗鄖波難陀即與出家并受圓具報言賢首豈見於鹿能養鹿耶室羅伐城處所寬廣即是祖父所行之處宜當乞食以自供身聞是語已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巡歷之時彼諸俗人咸皆憶識遂相告曰此是大賊今得出家復共譏曰善哉沙門釋子知是大賊亦與出家白日巡家詣知處所夜便作賊竊取他財苾芻白佛佛作

大賊勿與出家度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不知是賊而不與出家遂作難緣乖出離道佛言若知是賊不與出家若不知者隨意當與若有人來求出家者應先問言汝非大賊不問出家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住處有一苾芻多有門人而來依止此師命過無依止人共相謂曰我既無依欲何所作苾芻白佛佛言彼諸門人應更求覓有德之人供給好房放免知事侍人臥具咸令無闕若得者善必其無者時諸苾芻不應於此處經第二襄灑陀違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欲爲依止其依止師忽然命過諸人議曰我欲如何白佛佛言此等亦可求依止師同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者必芻於此不應爲夏違者得越法罪復

有苾芻於一住處作前安居有一依止師遇患身死諸人議曰我欲如何白佛佛言應可求覓依止師同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者時諸苾芻應向餘處求依止師而爲後夏違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依止一師作後安居師遂身亡佛言可於兩月共相檢察謹慎而住過兩月已有依止人同前供給若其無者不得更過第二長淨可向餘處求依止師違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出家圓具本師身死不知如何佛言所有事業皆悉同前依止師作如有違者得越法罪

而去失受用物長者白言何因聖者棄寺他行答曰我聞長者爲王所執心生惶懼遂即逃奔答曰我雖被禁餘有宗親豈皆拘執彼能供給何事忽遽彼聞默爾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逃走應問寺主所有宗親寺主被拘仁等頗能相供濟不若能者善若不能者五歲以來隨緣乞食守護而住寺主脫者善若不脫者於隨近寺五年之中同一利養別爲長淨應作羯磨敷座席鳴犍椎言白告已大衆皆集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造寺施主若爲王若爲賊之所拘執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此住處與某住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造寺施主若爲王若爲賊之所拘執

僧伽今此住處與某住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若諸具壽聽此處彼處於五年中

作同利養別長淨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於此處彼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若

滿五年主來者善若不來者乃至十年如是應作同利養別長淨主來者善若不來者所有卧具及諸雜物寄隨近寺牢閉寺門隨意當去若主來時所寄之物悉當還彼若還者善不還者苾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身擎重擔俗旅見時便生譏笑我等俗人有父母妻子王官人事共相養育自身負擔正是其宜仁今爲誰作斯勞苦彼聞默爾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身持重擔作者得越法罪是時六衆聞此制已

即於頭背腰牒而擎重擔還招譏醜不應如是擎持重擔作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九子攝頌曰

四依求六物 賊盜苾芻衣 委寄五種殊
須知染方法

緣處同前時有婆羅門欲求出家往逝多林既入寺已見諸苾芻執錫持鉢欲行乞食彼見苾芻作如是念我今問彼何處行耶問言聖者欲何處去答曰我行乞食問曰豈諸苾芻皆乞食耶答曰諸有大德衆所知者多諸施主持食來施無知識者自行乞食彼作是念我若出家還同乞食有何殊異來投釋子不免劬勞復作是念我今更可問餘苾芻唯依乞食而作出家爲更有餘事即詣餘人所彼既見已問言何故仁今得來答言聖者有

事須來今欲請問仁等何依而爲出家答言
善問且當安坐吾爲汝說其人心欲希求出
家禮已而坐苾芻報言於佛法中爲出家者
有四依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云何爲四佛
告苾芻著糞掃衣清淨易得乞食活命在樹
下居用陳棄藥清淨易得依此出家成苾芻
性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報言聖者誰能依此
而爲活命我之本意求覓出家見此難行我
今辭去遂與出家近圓爲大障礙苾芻白佛
佛作是念未出家人先告四依有如是過由
此苾芻見未出家未近圓者不應爲彼說四
依法若近圓後方可爲說預先說者得越法
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男年
漸長大其父瞋責便作是念父難承事宜可

廿七

十二

出家便往逝多林時鄧波難陀見而問曰何
故得來答曰我欲出家報言斯爲善事如佛
所說夫出家者有五勝利廣說如前佛所讚
歎然出家者須得六物問言何者爲六答曰
三衣鉢盂水羅敷具報言我無鄧波難陀曰
汝今且去我爲方求所須六物彼辭而去知
父已棄不歸本舍往親眷家親屬知是長者
之子欲求出家便不放去即爲娶妻具壽鄧
波難陀求得六物後於異時入城乞食見彼
童子報言賢首我得六物汝今可來當爲出
家答言聖者我亦求得所須六物問曰如何
六物答曰所謂眼耳鼻舌身意鄧波難陀問
曰此是何物彼即答曰我諸眷屬爲我要婦
具足六根由是我今不能出家以此因緣遂
與出家近圓爲大障礙苾芻白佛佛言從今

已後若貧人來欲出家近圓者應可爲借所須六物何以故於善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實難遭遇既近圓已後自經求還他本物緣處同前時有衆多苾芻人間遊行中路遭賊劫奪苾芻所有衣物往逝多林賣所盜物被奪苾芻亦至林所見自衣鉢悉皆識認即皆大聲告諸人曰捉賊捉賊我等衣鉢是此劫來聽聲遠聞賊便走散苾芻各各自取衣鉢隨處而住作如是念此等諸物更合取不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驚彼其所劫者即是彼物如佛所言其所劫者即是彼物者復有苾芻人間遊行賊奪其物賊手觸著苾芻衣鉢苾芻便棄遂於衣鉢廢闕受用佛言苾芻失物不應造次即作捨心乃至其賊心未安隱作屬已心來見時應取復有苾芻同前遭賊

賊詣給園賣其衣物苾芻見衣悉皆憶識執捉其賊將付王家即便枷棒打拷楚毒受衆苦惱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將賊付彼官人可爲說法從其乞物若不與者應還半價若仍不與應全與直何以故成就衣鉢卒難可得緣處同前時諸苾芻用牛糞土及以齒木并雜染汁行出外時無顧戀心棄擲而去時諸苾芻雖見棄去有疑惑心皆不敢用遂便爛壞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作親友想用凡是親友可委寄人有其五種一者心相愛愍二者近爲得意三者是所尊重四者久故通懷五者聞用已財心生歡喜此五人物雖不間主用時無咎又復觀知他所棄物作無主想用亦無過緣處同前佛許染衣便於寺外露地及經行

處而爲染作被塵土汙及風雨濕苾芻白佛
佛言可於寺內而爲染作寺內染時染汁墮
地猶如血色俗人見時作如是語聖者此處
殺牛羊耶答曰非殺衆生是染汁墮地報言
聖者染汁墮地何不掃除佛言可於染處牛
廿七
糞及泥塗拭令淨彼遂重塗損石灰地佛言
石灰地處可以水洗餘處應塗若違者得越
十四
法罪

第四門第十子攝頌曰

須知裁樹法 賊毬作神通 若得上坡衣
不應割去纏

緣在王舍城竹林園中爾時世尊於勝身山
令天帝釋得見諦已其影勝王即於此處建
大法會盡摩揭陀所有人衆悉皆雲集山無
樹木人衆聚時爲熱所困報苾芻曰善哉仁

等可於此處栽植樹陰答曰世尊未許報言
賢首有何違處苾芻默然佛言我聽種樹苾
芻種樹便棄而去其樹便死時諸人衆至第
二年還來集會同前熱逼問言聖者先栽樹
耶答曰已種今何故無報言種了棄去不爲
防守致使催殘復多枯死俗人曰仁等初生
父母若不將養必當損壞樹須將護待大方
行苾芻白佛佛言不應種樹即棄他行苾芻
不知云何養護冬月恐損應以草蓋野火便
燒佛言當於四邊壘塹遮護復爲熱傷佛言
廿七

應通窓穴夏雨如篋停水爛壞佛言夏時可
除圍壁應通水穴其樹未大棄去同前致損
苾芻白佛佛言種樹行法我今當制若是花
樹花發隨行若是果樹著子方去時有苾芻
有要緣務事必須行不知云何佛言應委守

園人及親友者隨意而去

緣處同前時北方健陀羅王附上毛毯與影勝王王既得已將奉尊者畢隣陀婆蹉尊者便披向阿蘭若賊聞此事王得毛毯與尊者披在阿蘭若共相議曰此是好物我等如何一人報曰可行奪取餘更何云即便夜至阿蘭若處杖扣其門尊者問曰汝是何人答言聖者我是賊徒問曰欲何所覓答曰欲取上毡若如是者寃中舒臂賊便展手是時尊者作念加持勿令此毯被截被燒出莫令盡其賊遂即抽出一邊拔之不已便成大聚不知窮盡遂以刀割刀不能傷復以火燒火不能著告言聖者畢隣陀婆蹉何因惱我答言癡人汝不惱我我何惱汝盡汝勇健努力拔取我終不放賊相謂曰尊者有大神通我非彼

敵宜當逃竄勿被王收便棄毛毯滅影而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披上毯住蘭若中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畢隣陀婆蹉所作非理披此上毯住蘭若中是故苾芻不應披此上價之毯住曠野中若有作者得越法罪若有蘭若苾芻得斯好毯應著村中令人守護復有蘭若苾芻得他好毯寄在俗舍身往林中遂被蟲食佛言不應如是於其衣內安苦參葉或安阿魏或苦棟葉此等若無應安架上時時曬曝

緣在室羅伐城給孤長者常來禮佛及諸尊者時屬寒天見諸苾芻躍脊而卧長者既見不修善品隨處而眠問言聖者世尊之教一向專修何故聖者棄其善品隨處而卧答言長者我忍寒苦何暇專修長者聞已禮而辭

去既至宅中以五百張白疋衣被時來寺內
奉施僧伽苾芻得已截其縷續染以赤石隨
意而披長者後來於諸房門觀其被疋悉皆
不見問言聖者我施被物今何不見苾芻以
事具答報言聖者我以如是勝妙上被因何
割壞唯願留續受用苾芻白佛佛言僧祇之
物不應割續直爾而用割者得越法罪

音釋

辜古胡切 罷於郵切 續烏舍切 續求位切
罪也 瘫頸癱也 賦患也 織餘也
壘壘力軌切 疊猶疊也 窮鑿七胤切
壘古力切 烧未燒磚也 窮匿也 蹤脊
薩巨真切 脊背呂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